

萧丽红 著

千江有水 千江月

珍藏版

萧丽红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萧丽红 著

千江有水
千江月

珍藏版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6247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江有水千江月:珍藏版/萧丽红著.—2版.—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3907-1

I. ①千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2222 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
特约策划 邱小群 张玉贞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1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2013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907-1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 给
故 乡 的 父 老

贞观是出生在大雪交冬至彼时；产婆原本跟她外家阿嬷说：“大概霜降时节会生。”可是一直到小雪，她母亲仍旧大着腹肚，四处来去；见到伊的人便说：“水红啊，拖过月的囡仔较巧；你大概要生个状元子了！”

她母亲乃从做姑娘起，先天生就的平静性格，听了这般说话，自是不喜不惊，淡然回道：“谁知啊，人常说，百般都是天生地养的……谁会知呢？！”

贞观终于延挨到冬至前一天才落土，生下来倒是个女儿，巧拙尚未分，算算在娘胎里，足足躲了十一个月余——

到她稍略识事，大人全都这么说笑她：“阿贞观，人家都是十个月生的，为什么你就慢手慢脚，害你娘累累、挂挂，比别人多苦那么两下？”

贞观初次听说，不仅不会应，还觉得人家问得很是，这下缠住自己母亲问个不休；她母亲不知是否给她问急了，竟教她：“你不会这样回：因为那天家家户户都搓冬至圆，我是选好日子来吃的。”

问题有了答案，贞观从此应答如流，倒是大人们吃了一惊；她三妗还说：“我们阿贞观真的不比六七岁的囡仔……到底是十二个月生的！！”

乍听之下，贞观还以为自己生得是时候；后来因为表姊妹们一起踢

毽子，两人都是二十六下，银蟾一定要说自己赢。

“为什么？”贞观笑问道，“不是平吗？”

银蟾说：“数目相同，就比年纪；你比我大一岁！自然算你输！”

贞观不服，问她几岁，银蟾说是六岁，贞观啊哈一声笑出来：“说平你还不信，比什么年岁，我也是六岁啊！”

银蟾嗤鼻说她：“谁说你六岁？正头算？还是颠倒算？”

“六岁就是六岁，怎样算都是六岁！”

银蟾收起毽子，推着她往后院走：“好！我们去问！！随便阿公、阿嬷抑是谁，只要有人说你六岁，我就输！”

后院住的她三舅、三妗；芒种五月天，后园里的玉兰、茉莉，开得一簇簇，女眷们偶尔去玩四色牌；那房间因吃着四面风，凉爽加上花香，一旦知滋味，大家以后就更爱去，成了习惯。

二人一前一后，才踏入房内，见着她母亲背影，贞观就问：“妈，我今年是几岁啊？”

大人们先后回过头来，唯有贞观母亲静着不动，伊坐在贞观大妗身旁，正提醒那红仕捡对了。

这下贞观只得耐心坐下来等着，谁知一旁她二姨开了口：“阿贞观肖牛，肖牛的今年七岁！”

像是气球一下扎了针，贞观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；银蟾见此，立刻挨到她身旁坐下，抓了她的手轻拍着，却又仰头帮她询问：“贞观是说，我们读同一班，为什么我是六岁？”

“人家银蟾属虎！”

“属虎六岁？……为什么属虎就六岁？”

贞观这一问，众人差不多全笑了起来，连她母亲都抿了嘴角笑说

道：“你今日是怎样？跑来番这个？”

说话的同时，她二姨等到了四色卒；于是众人放下手上的牌，重新和局。

她大妗伸手按了贞观的肩头，说是：“阿贞观，大妗与你讲，生肖岁数是照天地甲子算的，牛年排在虎年前，当然牛年的人大一岁！”

贞观这下问到关头来了：“可是，大妗，我们只差一个多月，银蟾只慢我四十二天！”

这下轮到她三妗开口了，伊一面替赢家收钱，一面笑贞观：“照你这样算法，世间事全都算不清了；你还不知道，有那廿九、卅晚，除夕出生的，比起年初一来，只隔一天，不就差一岁吗？”

贞观一时无话。

她三妗接下道：“等你大了，你才不想肖虎呢，虎是特别生肖，遇着家中嫁娶大事，都要避开……对了，你还多吃一次冬至圆呢！你忘记了？单单那圆子，就得多一岁！”

众人又笑；贞观腮红面赤，只得分说：“——其实……人家也没吃到——”

话未完，只听得房门前有人叫贞观，她待要起身，先听得她三妗笑唤道：“四婶，四婶，你快进来听！阿贞观在这里计较年岁，跟汤圆赖账呢！”

2

小学六年书念下来，贞观竟是无有什么过人处，虽说没押在众人后，倒也未曾领人先，拿个温吞吞第七名，不疾不缓，把成绩交上去；她

母亲大概失望了，说了她两句，她外公却开口替她分明：“水红，你这句话层叠，想想看，你自己五叔念到东京帝大的医学士，也算得人才的，你知么？他到了上中学校，还一直拿第二十名呢！古人说大只鸡慢啼；提早会啼的鸡，反而长不大，小学的成绩，怎么就准了呢？”

她母亲不作声；她外公又言道：“你听我说：女儿不比儿子，女道不同男纲；识者都知，闺女是世界的源头，未来的国民之母，要她们读书，识字，原为的明理，本来是好的，可是现时不少学校课业出众的，依我看，却是一点做人的道理也不知，若为了念出成绩，只教她争头抢前，一旦失去做姑娘的许多本分，这就因小失大了——”

贞观觉得外公这话正合她的心，更是聚会心神来听。

“儿子不好，还是一人坏，一家坏，一族坏，女儿因负有生女教子的重责，可就关系人根、人种了，以后嫁人家为妻做媳，生一些惶恐、霸气的儿女，这个世间还不够乱啊？”

贞观想着外公的问话有理，因为今天早上，她还看到两个男生在巷口打架。

“从前你阿祖常说的：德妇才生得贵子。又说：家有贤妻，男儿不做横事。由此想来，才深切知道女儿原比儿子贵重，想开导伊们，只有加倍费心神了！”

“阿爹见的是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明儿等伊联考考完，叫她天天过来跟我念千字文！”

考完初中联考，贞观其实是无甚把握，然而心里反而是落了担子的轻松；到底这六年的学业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。最兴奋的，还是可以过外公家去念《妇女家训》《劝世文》。

她外公有大小一二十个孙子，除了她五舅未娶，其余都已成家。大

舅早岁被日本兵征到南洋当军，十几年来不知生死。她大妗守两个儿子银山、银川过日子。二舅、三舅各有二男二女：银城、银河、银月、银桂、银安、银定、银蟾、银蝉。四房是一女一男：银杏、银祥，再加上贞观这班外孙儿女有事没事就爱回来，一个家不时地闹热滚滚。

开始与外公读书以来，贞观第一句熟记心上的是《劝世文》的起头：“天不可欺”“地不可褻”“君不可罔”“亲不可逆”。

刻骨铭心以后，她居然只会从头念起；也就是整段文字一从中间来，她便接不下去。

一次，外公叫她们分段背，先由银月念起：“师不可慢”“神不可瞞”“中不可侮”“弟不可虚”“子不可纵”“女不可跋”。

跟着是银桂：“友不可泛”“邻不可伤”“族不可疏”“身不可惰”“心不可昧”“言不可妄”。

再来银蟾：“行不可短”“书不可抛”“礼不可弃”“恩不可忘”“义不可背”“信不可爽”。

当银蝉念完：“势不可使”“富不可夸”“贵不可恃”“贫不可怨”“贱不可凌”“儒不可轻”时，贞观竟忘了要站起来，因为她还在底下，正小声的从头念起——

读《千字文》就更难了，字义广，文字深，十几天过去，贞观还停在这几句上头：“空谷传声，虚堂习听”，“祸因恶积，福缘善庆”，“尺璧非宝，寸阴是竞”。然而愈往后，理念愈明；书是在读出滋味后，才愈要往里面钻，因为有这种井然有序，心里爱着——“乐殊贵贱，礼别尊卑”，“上和和睦，夫唱妇随”，“外受父训，入奉母仪”，“诸姑伯叔，犹子比儿”，“孔怀兄弟，同气连枝”。

等念到《三字经》时，更是教人要一心一意起来；从“——为人子，

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”，“弟于长，宜先知，首孝弟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”，到“犬守夜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曷为人，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，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利国，下便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——”

贞观是每读一遍，便觉得自己再不同于前，是身与心，都在这浅显易解的文字里，一次又一次地被涤荡、洗洁……

3

暑热漫漫，贞观外公所以会选在早晨读课、念书；等吃过午饭，通常人人手上，会有一碗仙草、爱玉。

贞观吃这项，总是最慢，往往最后一个放下碗，不知情的，还以为她一人吃双份。

久了以后，竟然隐约听到一个绰号，真个又是生气又好笑：“九顿伯母?! 什么意思嘛?!”

其实她心里猜着十分了，只是不愿意自己这样说出来。

银蟾等人笑道：“就是人家吃一顿饭，你吃九顿啊!”

“我吃九顿？谁看见了?!”

“没吃九顿，怎么那么慢?”

“……”

一嘴难敌两舌，贞观说不过众人，转头看男生那边，亦是闹纷纷：

“……”

“不好！不要！换一个!”

“啊，想起来，昨晚叔公在树下讲什么‘开唐遗事’，好了，我要做徐

懋功！”

“我做秦叔宝！”

“我做程咬金！”

“尉迟恭是黑脸啊！我又不像！”

“不像没关系，本来就是假的嘛！”

.....

银祥还小，才五岁，只有站着看的份；剩下一个银定，就是不肯做李世民！

“没有李世民，怎样起头呢？”

“那……看谁要做，我跟他换！”

“.....”

这边的银蟾见状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哈，你莫大呆了！李世民是皇帝呢！你还不要——”

银定这时转一下他牛一样的大眼睛，辩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！阿公说过：第一懋做皇帝，第二懋做头家，第三懋做老爸……还不知谁呆呢！”

原来有此一说，银川最后只得提议：“要别项好了！银蟾她们也可以参加；‘掩咯鸡’是人多才好玩！”

捉迷藏的场地，一向在对街后巷底的盐行空地，那儿榕树极多，须垂得满地是，不止遮荫，凉爽，还看得见后港的渔塍与草寮。

可惜的，它的斜对面开着一家棺材店，店里、门口，不时摆有已漆、未漆的杉板；不论大红或木材原色，看来都一样的叫人心惊。

“掩咯鸡”得到众声附和，算一算，除了银山大表哥外，差不多全了；贞观本来想去的，可是说来奇怪，前几个夜晚，她老是梦见那间棺材店……这两天，走过那里都用跑的……

“阿贞观怎么不去?”

“我……我爱困!”

大家一走;连小银祥都跟去了;贞观想想无趣,自己便走到阿嬷房里来。

她外婆的床,是那种底下打木桩,上头铺凉板的统铺,极宽极大;贞观悄声躺下,且翻了二翻,才知自己并无睡意。

老人家睡得正好,再下去就要给她吵醒……

贞观想着,立时站起,穿了鞋就往后园走。

她外婆的三个女儿,只有二姨是长住娘家的;为了二姨丈老早去世,只留个半岁大的婴儿给伊,如今惠安表哥十七八了,在台南读高中,二姨一个人没伴,就被接回来住了。

今儿贞观一脚踏入房内,见着她大妗、二姨的背影,忽地想通这件事来——自己母亲和阿妗们,为何时常来此;她们摸四色牌,坐上大半天,输赢不过五块钱,什么使她们兴致致呢?原来她们只为了陪伴寡嫂与孀姊度无聊时光,解伊们的心头闷……

怪不得她外公不出声呢——

她二姨最先看到她,笑道:“好啊,阿贞观来了,每次伊来,我就开始赢!”

她三妗笑道:“这样说,阿贞观变成钱婆了,只可惜,钱婆生来大小心,看人大小目,扶起不扶倒——”

还未说完,大家都笑了;贞观有些不好意思,揉眼笑道:“三妗,你真实输了?”

口尚未合,众人笑道:“你听她呢!不信你摸摸伊内袋,一大堆钱等着你帮伊数呢!”

说着就说到读书的事来，她二姨问：“阿贞观考学校考得怎样？”

她母亲道：“你问她呢！”

贞观回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把写的答案说给老师听，老师算一算，说是会考上。”众人都是欣慰的表情，独有她母亲道：“伊真考上了，也是问题，通车嘛，会晕；住宿舍，又会想家……才十三岁的孩子！”

她二姨问：“怎么不考布中呢？和银蟾有伴——”

“她们那个导师，几次骑脚踏车来说，叫我给她报名，说是读布中可惜，他可以开保单，包她考上省女！”

“……”

停了一下，她大妗提醒道：“阿贞观不是有伯父在嘉义吗？”

“是伊出生那年搬去的，这么大了，连面都没见过……”

……

听着，听着，贞观早已横身躺下，没多久就睡着了；小时候，她跟着大人去戏园看戏，说跟去看戏，不如说跟去睡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睡，每次戏完散场，都是被抱着出来的。

母亲或者姨、妗，轮流抱她，夜晚十一二点的风，迎面吹来，叫人要醒不醒的……

大人们给她拉起头兜，一面用手抚醒她的脸，怕小孩的魂留在戏园里，不认得路回家……

贞观这次被叫醒，已是吃晚饭时刻；牌局不知几时散的，她母亲大概回家煮饭了；左右邻居都羡慕伊嫁得近，娘家、婆家只是几步路。

眼见饭厅内灯火光明，贞观忙洗了脸走来。在外公家吃饭，是男女分桌，大小别椅的，菜其实一样，如此守着不变，只为了几代下来一直是

这般规矩。

更小的时候，她记得银蟾跑到银定他们那桌，被三妗强着叫回来……

贞观是以后才听自己母亲说是：“女儿家，站是站，坐是坐，坐定了，哪里就是哪里，吃饭不行换座位，吃两处饭以后要嫁两家！”

她在厅门口遇着银月，问声道：“还没开始吗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银月拉住她道：“捉迷藏还未散呢！大哥哥去找半天也没下落……谁还吃得下？”

贞观听说，亦拉了银月道：“走！我们也去找——”

话未了，只见银杏，银蟾几个一路哭进来；那银蟾尤其是相骂不落败，挨打不流泪的番邦女，如今这样形状，众人哪能不惊？

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连连问了十声，竟是无有响应；贞观二人悄声跟进厅内，见大人问不出什么，只得走至银蟾面前，拉她衣服道：“阿蟾，你怎样？”

“哇——”

这番婆不问也罢，一问竟大哭出声……

贞观三舅只得转向呆立一旁的银定问道：“到底怎样了？银山不是去找你们回来？他自己人呢？”

银定嚅嚅道是：“……大哥哥叫我们先回来，他和二哥哥、三哥哥还要再找——”

众人眼睛一转，才发觉银祥不见了。

“银祥人呢？”

这一问，男的又变得像木鸡，女孩子却又狠哭起；贞观四妗顾不得

手上端的汤，一手抓了银蟾问道：“怎样的情形，你与四婶说清楚！”

番婆揩一下泪水，眼睛一闪，泪珠又滴下颊来：“……大家在‘掩咯鸡’，阿祥不知躲到哪里去……”

“有无四处找过？”

“都找了——找不到，我们不敢回来，可是大哥哥——”

不等伊说完，众人都准备出发去找，却见棺材店的木造师傅大步跨进来，慌慌恐恐，找着贞观外公道：“同文伯，这是怎么说起——你家那个小孙子，唉，怎会趁我们歇困不注意，自己爬入造好的棺木内去躲……”

四五个声音齐问道：“团仔现在呢？”

“刚才是有人来店里看货，我们才发觉的……因为闷太久，已经没气息——我们头家连鞋都不顾穿，赤脚抱着去回春诊所了……头家娘叫我过来报一声……你们赶紧去看看——”

前后不到两分钟，屋里的大人全走得一空；贞观正跟着要出门，却见她大妗停了下来，原来银山、银川还有银城不知几时趁乱回来了：“你过来！”

伊叫的是银川，贞观从不曾看过她大妗这样疾声厉色——

银川一步步走向她面前，忽地一矮，跪了下去：“妈——”

“我问你，你几岁了？”

银川没出声；大妗又道：“你做兄长的，小弟、小妹带出去，带几个出去，就得带几个回来，你知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少一个银祥，你有什么面目见阿公、阿嬷、四叔、四婶？”

“……”

她大妗说着，却哭了起来：“你还有脸回来，我可无面见众人，今天我干脆打死你，给小弟赔命！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大妗——”

“大伯母——”

银山已经陪着跪下了，贞观、银月亦上前来阻止，她大妗只是不通情，眼看伊找出藤条，下手又重，二人只得拉银城道：“快去叫阿公回来！”

谁知银城见银山二人跪下，自己亦跟着跪了；贞观推他不动，只得另拉银月道：“走！我们去诊所看看，不一定银祥无事呢？二哥哥就不必挨打了！”

4

贞观的四妗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；前两日，她还能长嚎大哭：“银祥啊，我的心肝落了土……”以后声嘶喉破，就只是干嚎而已；无论白天、夜晚，贞观每听见她的哭声，就要跟着滴泪——

这一天，逢着七月初七，中午一过，家家户户开始焖油饭，搓圆子，准备拜七星娘娘——

贞观懒在床上，时仆时趴，心里乱糟糟。

四妗或许在她房内，旁边不知有无人家劝伊？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在灶下——贞观想着，差一点就翻身站起，然而她又想到：见着四妗，要说什么话呢？她也只会拉着伊的裙角，跟着流泪而已。

——“起来！起来！！你困几点的？”

银蟾的人和声音一起进来；她近着贞观坐下，继续说道：“大家都在搓圆子，说是不搓的没得吃！”

贞观不理她；银蟾笑道：“还不快去！二伯母说一句：阿贞观一向搓得最圆，引得银桂她们不服，要找你比赛呢！”

贞观移一下身，还是不动。

“你是怎样了？”

贞观却突然问一句：“四姪人呢？”

银蟾的脸一向是飞扬、光彩的，贞观这一问，只见她脸上整个黯下来：“四姊原先还到灶下，是被大家劝回房的，我看伊连咽口涎都会疼——”

贞观翻一下身，将头埋在手里。

想到银祥刚做满月那天，自己那时还读三年级，下课回来，经过外公家门口，被三姪喊进屋里，就坐在这统铺床沿边，足足吃了两大碗油饭——她记得那天：四姪穿着枣红色洋装，笑嘻嘻抱着婴儿进来，婴儿的手链、手钏，头上的帽花，全闪着足赤金光，胸前还挂个小小金葫芦……

“四姪，小弟给我抱一下！”

她从做母亲的手，接过小婴儿来，尚未抱稳呢，五舅正好进来看见，笑道：“大家来看啊！三斤的猫，咬四斤的老鼠——”

.....

正想着从前，又听银蟾进来叫道：“你们快去前厅，台北有人客来！”

银蟾一时也弄不清是谁，问道：“你有无听清楚是谁？”

“是四姊娘家的阿嫂与侄子。”

银蟾说完，探子马似的跑了。

贞观耳内听得明白，忙下床来，脚还找着拖鞋要穿，银蟾早已夺门